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
斗争史料选辑

江海斗争史

江海奔腾

第二辑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史料选辑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一月



陶 勇 在 荻 鎮

(一九四三年紀因攝)



洪 瑛 王 博

在一九四三年合影

(网东田同志提供)



王野翔 周一峰 王 芳

在一九四三年合影

(世界杂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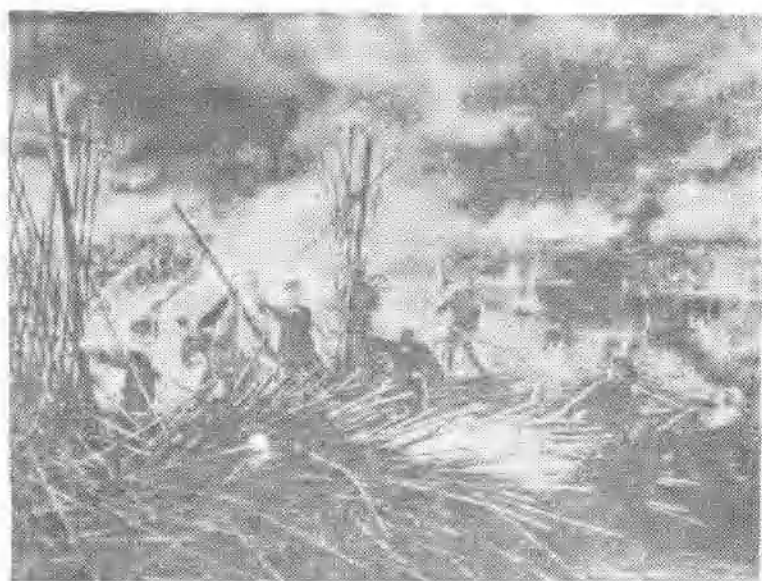


賈鴻鈞肩荷南通縣警衛團
繳獲日寇的“九六”式輕機槍留影
(周一峰同志提供)



三 冬 图

(毛哲民作)



火燒竹萬竿

1972.10.1

目 录

忆战将陶勇·····	栗裕 叶飞 钟期光 王必成 (1)
坚持在“清乡”区内战斗·····	贾鸿钧 (18)
锄奸反特工作的片断·····	赵一德 刘志远 (31)
“汤团”行动·····	沈仲彝 (37)
劈浪前进的海防团·····	吴福海 (48)
反据点斗争的号角 —— 袁山章家何·····	(56)
攻克竖河镇·····	(60)
独立营战斗在通西·····	王锦荣 (64)
富余区的反“清乡”斗争·····	赵一平 (72)
金沙区反“清乡”斗争片断·····	瞿树滋 (81)
坚强的战斗堡垒 —— 忆张沙乡党支部·····	蒋 宁 (94)
打不破的“铁皮”乡·····	陆 平 (103)
可敬可爱的苴镇人民·····	童兆连 (113)
打不断的交通线·····	陈 莫 (117)
东南地区的妇女工作·····	徐 伟 (124)
港闸地区的工人斗争·····	孟桂林 (130)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李鹤皋 (135)
海启县委的机关报——《东南报》·····	颜 辉 (140)
我和新四军伤员·····	陆秀英 (144)
基干队锄奸的故事·····	(147)
辗转敌区采运军需物资·····	季敦廉 (150)

模范共产党员唐桂文	吕 田(154)
民兵英雄朱大玉	李邈年(158)
钢铁交通战士倪行才	(161)
坚贞不屈的蔡邦道	李若松(164)
回忆母亲杨庆英	董介庚 董介群 董介荷(168)
周济凡烈士传略	(173)
陆文山烈士传略	(176)
诗二首	顾怡生 顾尔翎(179)
临江仙	吴天石(180)
纪念反“清乡”斗争二十周年	沈维岳(181)
火烧竹篱笆	黄元祥(182)
真金不怕烈火烧	林放词 亚威曲(184)
反“清乡”胜利之歌	吴蕾词 石林曲(185)
清乡谣	石 言(187)

忆战将陶勇

栗裕 叶飞 钟期光 王必成

战友们聚会，回忆起艰难战斗的岁月，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陶勇同志，甚至慨叹道：“唉，如果陶勇在这儿，多好！”是的，陶勇同志乐观豁达，生龙活虎，有他在，便会热闹得多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陶勇同志已在16年前，牺牲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

（一）

陶勇，原名张道庸，1911年生于安徽霍丘县，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当了几年窑工。1929年，当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他的家乡时，他便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从普通战士，迅速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战将。历任红军团长、代理师长；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团长、苏皖支队司令、三纵队司令、三旅旅长、一师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华野四纵队司令，二十三军军长，九兵团副司令；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是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我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他相识的。1939年春，他由周恩来同志营救出狱，经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听说他在皖南军部时期，对军部个别领导人的右倾颇有意见，心情很不愉快，一再地

要求到苏南前线来。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两支队已挺进江南敌后，在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依照党中央指示，开始向江北发展。陶勇同志来到敌后，远非株守皖南时所能相比，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为了工作便利，需改名字，陈毅同志说：“道庸，有点封建色彩，不好。”粟裕同志说：“把姓去掉，就叫陶勇吧。”他欣然同意了。从此以后，陶勇同志便率领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驰骋于大江南北，使敌、伪、顽闻风丧胆。

1939年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我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经陈毅同志策划，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之有利时机，派陶勇和卢胜等同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那里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陶勇同志率部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两个连，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日军大为震惊，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国民党的县大队500余人亦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伪、顽军，陶勇同志毫无畏惧，指挥若定。他悄悄将部队拉出了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亲自带领第四连100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予以杀伤，第五、第六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了敌军。陶勇同志又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月塘集。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1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对我皖东根据地的“扫荡”，陶勇同志奉命率部队顶风冒雪，星夜北上，进至天长以南横山地区，配合新四军第五支

队和挺进纵队反“扫荡”；3月上旬，又率苏皖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我皖东部队进行“反顽”战役；3月下旬，再与我挺进纵队东西对进，星夜驰援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陶勇同志率领所部积极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支援了兄弟部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苏皖支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41年2月，我新四军一师发起“讨逆战役”，打击在泰州公开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陶勇同志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横扫过去，一路追歼溃逃之敌，至泰州城附近，被大河所阻，河水寒冷，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陶勇同志振臂高呼：“不要停，跟我杀过去！”带头扑下河去，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泗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铺平了道路。

陶勇同志勇敢作战的事例不胜枚举。解放战争初期，他率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初到山东，一次行军途中与国民党第五军遭遇，受到敌人坦克的冲击。当时，部队缺乏打坦克的经验，措手不及，边打边撤，队形混乱，正碰上赶往前沿的陶勇同志。战士们呼喊：“师长，坦克挡不住，赶快撤！”他听了，往路边谷场上的石礅上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厉声喝道：“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战士们立刻镇静下来，纷纷互相鼓励：“陶师长就在这里，怕啥？”战士们返身冲杀过去，先炸坦克履带，再抓俘虏，一举击毁敌坦克3辆。

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英勇事迹；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不顾身为党为人民顽强作战的精神，贯穿在他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闪现出夺目的光辉。在战斗发起前，他会换上便衣，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他往往会

将上衣一脱，举起大刀，率领战士去拚搏；他也曾多次孤胆深入虎穴，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劝降或联络起义，收编改造各种武装；他还曾骑着快马，冒着敌机的追踪扫射，去第一线的部队指挥作战……。他是指挥员，又始终是队列中的普通一兵。

对他这种勇猛的战斗风格，领导上常常是喜忧参半的。有时候也不得不批评他，不要做“拚命三郎”。他却有自己的想法。

“我的部队底子薄啊！队伍发展快，成份复杂，又没时间整训，只有靠打仗时练兵，只有靠我们指挥员带着战士冲啊……”

陶勇同志所带的部队，具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集体荣誉感，以勇猛顽强著称，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但在组建伊始，比起其它一些兄弟主力部队，基础确是差一些。红军老战士少，收编的各种地方武装多，无论战斗经验、士气、装备都不算强，但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华东战场上的一支无敌劲旅，是和陶勇同志的以身作则分不开的。

(二)

陶勇同志无论在哪一级的岗位上，总是自觉地把自已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参加了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很难有完整的笔记，却能毫不走样地传达，一丝不苟地执行。同志们佩服他的强记善解。其实，强记善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前会后，他抓紧时间向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讨教，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气力。正是这种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鞭策着他勤奋学习，刻苦努力，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将领。

他平时就熟悉自己的部队，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战时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紧靠前线的地方，亲自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善于理解上级的指挥意图，从不消极地执行命令，

当战场出现错综复杂、凶险危急的情况，能够依据战役的要求，结合当面的情况，当机立断，临机处置。

在苏中战役的第四次战斗中，他率一师担任攻歼李堡守敌的任务。部队从一仓河出发，行至中途，得悉敌情起了变化，李堡和海安之敌正在换防，敌新七旅旅部率十九团已到达李堡，敌一〇五旅旅部率一四八团尚未离开，敌守军兵力增加一倍，武器装备又优于我军，我军进攻兵力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这个仗还能不能打？会不会打成胶着状态而失去了奇袭作用？陶勇同志分析说：“敌兵力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换防之际必然混乱而疏于防范，该走的已交卸守备责任必无斗志，刚来的又不熟悉情况难于坚守，敌军建制不同便会互相牵制，这正是我军发动攻击的大好时机。”于是仍按原计划发起攻击，顺利歼敌两个旅部又两个整团，生俘敌少将旅长、副旅长各一名。

他能够灵活运用我军传统的战略战术，又能够不拘程式，创造新的打法。他善于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打游击战他善于隐蔽行动，出敌不意，来去自如，速战速决；打运动战，他善于高度机动，勇猛穿插，寻找战机，连续作战，干净利索地夺取胜利。我军善于夜战，攻击敌占城堡，一般都在夜间。有一次他指挥的部队夜间攻城，没有得手，团长正要把部队撤回来，第二夜再攻。他对团长说：“白天隐蔽在城下，会有伤亡，但是现在天已亮了，从城下经过开阔地撤回来，也会有伤亡，晚上还要通过开阔地再攻，加起来伤亡更大，不如就地隐蔽，等天晚了，就地发起攻击。”果然当晚攻击立即奏效。另一次敌军自以为掌握了我军规律，夜晚防守严密，白天睡觉，他就索性于白天发起攻击，一举攻克该城。

鲁南战役中，陶勇同志的部队担负攻打枣庄的任务。当时这支部队对城市攻坚还缺乏经验，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不会

爆破，进展不快。陶勇同志积极向兄弟部队学习，认真组织战场练兵，使部队迅速掌握了攻坚爆破的战术、技术，胜利地完成了攻克枣庄的任务。

他关注战争的全局，清楚地了解自己担负的任务对战争形势的影响，自觉地把上级的命令转化成指战员们坚不可摧的决心。1947年夏，为了打破敌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反攻，陶勇同志奉命率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与兄弟部队第一纵队一起，并肩向鲁南敌后实施战略出击。敌急调7个整编师12万之众对我围追堵截。当时部队因进入新区，供应极端困难，以野菜、南瓜充饥，还经常断炊；加之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遍地泥泞，部队有时竟日在水深齐腰的泛滥区行军作战，有时接连几天在没膝的泥沙中跋涉，鞋袜走破了，背包霉坏了，双脚溃烂了。看着战士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行军、作战，性格刚强的陶勇同志也心痛得流下了热泪。在强敌当前，处境险峻的情况下，他和纵队指挥机关干部带头，各级机关干部和指挥员争先仿行，都把自己的鞋袜、粮食送到连队，把被子撕开给战士们裹脚。团营干部分别下到连队，他亲自抬着担架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和一纵队领导同志一起带领部队忽南忽北，时西时东，打打走走，拖着敌军12万人马。渡过洪水汹涌的滕河、沙河，越过滦河、泗水，与第三、八、十纵队会师，跨过运河，最后甩掉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出击的任务，胜利挺进到鲁西南。

陶勇同志指挥打仗，风格高尚。他协同作战好，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既积极又诚恳。1940年6月下旬，苏北顽首韩德勤煽动李长江部纠集十三个团及保安三旅，对我挺纵驻地郭村形成合围态势。陈毅同志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此时，苏皖支队二营外出执行任务未归，新上升的地方武装尚未编组，从月塘集

到郭村相距200多里，途中日、伪、顽据点林立，封锁严密，且有邵伯湖阻隔其间。陶勇同志用手量了一下地图，很果断地说：

“江南主力是来不及赶到了，我们离得最近，增援只有靠我们了。”旋即下令：“克服一切困难，必须尽速赶到！”

部队立即出发，第二营强行军赶上，没有编组的部队边走边编，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他亲率侦察分队先行，掌握敌情，乘夜偷越天扬公路，并依靠十几条小渔船，渡过邵伯湖；接近日军仙女庙到高邮的重点封锁线时，正是白天，有的同志建议晚上再走，他说：“来不及了，出敌不意，冲过去！”部队遭到了日军袭击，三营长郭明生同志牺牲了，三营指战员纷纷要求打掉这股日军，他说：“不行，赶往郭村要紧！”留下小部队与敌纠缠，主力甩开日军，迅速急进，绕道西北，利用统战关系，通过当地驻军防区，秘密地插过李长江的防地，终于在郭村保卫战开始不久，即进入阵地。

解放战争中的诸战役，差不多都是各部队协同作战。他从不打滑头仗，愿意拣硬骨头啃，争挑重担子，在战役进展的重要关头，出大力，吃大苦，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

更难能可贵的是陶勇同志打仗，不叫困难，不怕伤亡，为了全局的胜利，勇于承担本部队的最大的牺牲。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打的硬仗、恶仗比较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手上谈不上有预备队，机动力量也很少，甚至没有。为了取得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有时一次战役中常常使用一个部队两次至三次；临时变动、增加任务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伤亡多么严重，为了全局的胜利，陶勇同志总是二话不说地去完成。一场硬仗、恶仗打下来，不管部队损失有多大，他总是以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励着士气，同时抓紧休整、补充。部队传统的战斗作风一茬又一茬地继承下来了，而且越战越强。这